

【海南出版社】

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

箴

牀屏箴

清明夜旦之氣正大天地之情勿謂微事而非至理勿

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清·张之洞

最新简体横排标点缩印本
买得起 · 藏得下 · 用得着

ISBN 7-80645-405-5



9 787806 454053 >

v2

定 价：78.00 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永瑢 纪昀 主编

整理人员

周 仁	张 文	何清湖	蔡铁如
刘佑平	王上忆	刘金玲	张长弓
欧阳斌	杨 春	王俊之	曾湘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永瑛 纪昀 主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 整理

责任编辑 张新奇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8

字数:4000千字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7-80645-405-5/E·6

定价:78.00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说明

清人张之洞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语虽若浅近，然实知甘苦之言矣。读书无知门径，亦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囊括百家，统取万类。卷帙之富，成就之高，为古典目录学之绝无仅有者。学者莫不资其津逮，奉为指南。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广诏天下学人，编纂《四库全书》。五月，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及《存目》。四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初稿完成。四十七年七月，进呈。经十余年的修改、增删，于乾隆五十七年四月纪昀二次复勘完文津阁全书之后，《总目》最后定稿，由武英殿刻板，五十八年秋冬之间刻成，五十八年底或翌年初，武英殿本送至浙江文澜阁。六十年，浙江士绅出资于杭州初刻武英殿本《总目》，浙江学政阮元作跋以记之。道光五年至六年间，阮氏于广州建成学海堂，浙江刻本《总目》作为学生之课本。同治七年，广东书局以浙刻本为底本，重刻总目。一九二六年大东书局、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均以浙本为底本影印《总目》。简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约刻于一七九三年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一为一七九五年浙江翻刻武英殿本（简称浙本）。殿本、浙本孰优孰劣，学术界意见未一。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主浙本优于殿本之说，但对其校记中所列浙本、殿本不同五十八条，未作深入的比较研究；王重民先生则根据其五十八条，力主殿本优于浙本。我们在对两个版本进行校勘时，不计异同，只校是非，得校记二百三十三条。其中，殿本不错、浙本改错者三十二条；浙本改正殿本误讹者二

百零一条（其中不包括前人校正成果）。浙本校正了殿本一些传刻之讹，改正了殿本一些常识性错误，其撰述卷数、书名、顺序亦更近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故选浙本为底本，而以殿本为校本，进行整理。

具体整理说明如下。

一 本书以浙本为底本，以殿本为校本，参考各书提要、分纂提要及前人校勘成果，进行整理。

二 校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并出校记。

三 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曰淆乱，己巳已混同，戊戌戌不分，辞词错用，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 凡玄、弘、胤、瑛、丘等避讳字，一律改回本字，不出校记。

五 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六 《总目》取材广泛，凡引用经史诸子前人言论及古注，尽可能核对原文。如有差异，出校以说明。

七 为保留原书原貌，仍保留提要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号及页码的标志。提要顺序一律按文渊阁《四库全书》顺序调整，并出校记说明，而存目则仍其旧。

八 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九 为便于检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的同志对每书提要依次进行了编码，并按笔画次序编制书名索引附录于后。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们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祈方家教正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三月

四库全书总目门目

卷首 圣谕	1	卷三五 经部三五 四书类一	192
表文	5	卷三六 经部三六 四书类二	198
职名	7	卷三七 经部三七 四书类存目	204
凡例	11	卷三八 经部三八 乐类	212
卷一 经部一 易类一	13	卷三九 经部三九 乐类存目	217
卷二 经部二 易类二	15	卷四〇 经部四〇 小学类一	
卷三 经部三 易类三	18	训诂	222
卷四 经部四 易类四	26	卷四一 经部四一 小学类二	
卷五 经部五 易类五	30	字书	225
卷六 经部六 易类六	34	卷四二 经部四二 小学类三	
卷七 经部七 易类存目一	43	韵书	233
卷八 经部八 易类存目二	49	卷四三 经部四三 小学类存目一	
卷九 经部九 易类存目三	56	训诂	240
卷一〇 经部一〇 易类存目四	62	字书	241
卷一一 经部一一 书类一	68	卷四四 经部四四 小学类存目二	
卷一二 经部一二 书类二	73	韵书	247
卷一三 经部一三 书类存目一	79	卷四五 史部一 正史类一	256
卷一四 经部一四 书类存目二	82	卷四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	263
卷一五 经部一五 诗类一	87	正史类存目	267
卷一六 经部一六 诗类二	91	卷四七 史部三 编年类	268
卷一七 经部一七 诗类存目一	98	卷四八 史部四 编年类存目	277
卷一八 经部一八 诗类存目二	102	卷四九 史部五 纪事本末类	279
卷一九 经部一九 礼类一		纪事本末类存目	283
周礼	105	卷五〇 史部六 别史类	284
卷二〇 经部二〇 礼类二		别史类存目	288
仪礼	111	卷五一 史部七 杂史类	292
卷二一 经部二一 礼类三		卷五二 史部八 杂史类存目一	297
礼记	117	卷五三 史部九 杂史类存目二	302
卷二二 经部二二 礼类四 三礼		卷五四 史部一〇 杂史类存目三	307
总义	122	卷五五 史部一一 诏令奏议类	
通礼	123	诏令	311
杂礼书	124	奏议	312
卷二三 经部二三 礼类存目一		卷五六 史部一二 诏令奏议类存目	
周礼	125	诏令	317
仪礼	130	奏议	
卷二四 经部二四 礼类存目二		卷五七 史部一三 传记类一	
礼记	132	圣贤	323
卷二五 经部二五 礼类存目三		名人	
三礼总义	136	总录上	325
通礼	140	卷五八 史部一四 传记类二	
杂礼书		总录下	328
卷二六 经部二六 春秋类一	143	杂录	332
卷二七 经部二七 春秋类二	147	卷五九 史部一五 传记类存目一	
卷二八 经部二八 春秋类三	152	圣贤	333
卷二九 经部二九 春秋类四	158	名人上	336
卷三〇 经部三〇 春秋类存目一		卷六〇 史部一六 传记类存目二	
	164	名人下	337
卷三一 经部三一 春秋类存目二		卷六一 史部一七 传记类存目三	
	169	总录上	342
卷三二 经部三二 孝经类	176	卷六二 史部一八 传记类存目四	
孝经类存目	178	总录中	348
卷三三 经部三三 五经总义类	179	卷六三 史部一九 传记类存目五	
卷三四 经部三四 五经总义类存目		总录下	353
	188		

卷六四 史部二〇 传记类存目六	卷八六 史部四二 目录类二
杂录 356	金石 449
别录 360	卷八七 史部四三 目录类存目
卷六五 史部二一 史钞类	经籍 456
史钞类存目 361	金石 457
卷六六 史部二二 载记类	卷八八 史部四四 史评类 459
载记类存目 367	卷八九 史部四五 史评类存目一
卷六七 史部二三 时令类 463
时令类存目 370	卷九〇 史部四六 史评类存目二
卷六八 史部二四 地理类一 466
总志	卷九一 子部一 儒家类一 471
都会郡县 372	卷九二 子部二 儒家类二 475
卷六九 史部二五 地理类二	卷九三 子部三 儒家类三 483
河渠 379	卷九四 子部四 儒家类四 486
边防 393	卷九五 子部五 儒家类存目一 489
卷七〇 史部二六 地理类三	卷九六 子部六 儒家类存目二 495
山川	卷九七 子部七 儒家类存目三 501
古迹 384	卷九八 子部八 儒家类存目四 506
杂记 386	卷九九 子部九 兵家类 510
卷七一 史部二七 地理类四	卷一〇〇 子部一〇 兵家类存目
游记 390 513
外纪	卷一〇一 子部一一 法家类
卷七二 史部二八 地理类存目一	法家类存目 518
总志 393	卷一〇二 子部一二 农家类
卷七三 史部二九 地理类存目二	农家类存目 521
都会郡县上 395	卷一〇三 子部一三 医家类一
卷七四 史部三〇 地理类存目三	卷一〇四 子部一四 医家类二 529
都会郡县下 397	卷一〇五 子部一五 医家类存目
卷七五 史部三一 地理类存目四 537
河渠 402	卷一〇六 子部一六 天文算法类一
边防 405	推步 543
卷七六 史部三二 地理类存目五	卷一〇七 子部一七 天文算法类二
山川 407	算书 550
卷七七 史部三三 地理类存目六	天文算法类存目
古迹 412	推步 554
杂记 415	算书 556
卷七八 史部三四 地理类存目七	卷一〇八 子部一八 术数类一
游记 417	数学
外纪 419	占候 560
卷七九 史部三五 职官类	卷一〇九 子部一九 术数类二
官制 421	相宅相墓
官箴 423	占卜 562
卷八〇 史部三六 职官类存目	命书相书 563
官制 424	阴阳五行 565
官箴 427	卷一一〇 子部二〇 术数类存目一
卷八一 史部三七 政书类一	数学 567
通制	占候 569
卷八二 史部三八 政书类二	卷一一一 子部二一 术数类存目二
典礼 432	相宅相墓 571
邦计 436	占卜 573
军政	命书相书 575
法令 437	阴阳五行 576
考工 438	杂技术 578
卷八三 史部三九 政书类存目一	卷一一二 子部二二 艺术类一
通制	书画上 579
典礼 439	卷一一三 子部二三 艺术类二
卷八四 史部四〇 政书类存目二	书画下 585
邦计 442	琴谱 589
军政 445	篆刻 590
法令	杂技
考工 446	卷一一四 子部二四 艺术类存目
卷八五 史部四一 目录类一	书画 591
经籍 447	琴谱 594

篆刻	595	卷一四三 子部五三 小说家类存目一	
杂技		杂事	733
卷一一五 子部二五 谱录类		卷一四四 子部五四 小说家类存目二	
器物	596	异闻	740
食谱	600	琐语	744
草木鸟兽虫鱼	602	卷一四五 子部五五 释家类	746
卷一一六 子部二六 谱录类存目		释家类存目	748
器物	604	卷一四六 子部五六 道家类	749
食谱	607	卷一四七 子部五七 道家类存目	
草木鸟兽虫鱼	608	756
卷一一七 子部二七 杂家类一		卷一四八 集部一 楚辞类	764
杂学	610	楚辞类存目	765
卷一一八 子部二八 杂家类二		别集类一	767
杂考上	615	卷一四九 集部二 别集类二	770
卷一一九 子部二九 杂家类三		卷一五〇 集部三 别集类三	775
杂考下	621	卷一五一 集部四 别集类四	781
卷一二〇 子部三〇 杂家类四		卷一五二 集部五 别集类五	786
杂说上	625	卷一五三 集部六 别集类六	793
卷一二一 子部三一 杂家类五		卷一五四 集部七 别集类七	797
杂说中	629	卷一五五 集部八 别集类八	804
卷一二二 子部三二 杂家类六		卷一五六 集部九 别集类九	809
杂说下	635	卷一五七 集部一〇 别集类一〇	
卷一二三 子部三三 杂家类七		814
杂品	640	卷一五八 集部一一 别集类一一	
杂纂	641	817
杂编	643	卷一五九 集部一二 别集类一二	
卷一二四 子部三四 杂家类存目一		822
杂学上	644	卷一六〇 集部一三 别集类一三	
卷一二五 子部三五 杂家类存目二		827
杂学下	649	卷一六一 集部一四 别集类一四	
卷一二六 子部三六 杂家类存目三		832
杂考	657	卷一六二 集部一五 别集类一五	
卷一二七 子部三七 杂家类存目四		835
杂说上	661	卷一六三 集部一六 别集类一六	
卷一二八 子部三八 杂家类存目五		839
杂说中	665	卷一六四 集部一七 别集类一七	
卷一二九 子部三九 杂说类存目六		843
杂说下	670	卷一六五 集部一八 别集类一八	
卷一三〇 子部四〇 杂家类存目七		847
杂品	673	卷一六六 集部一九 别集类一九	
卷一三一 子部四一 杂家类存目八		854
杂纂上	674	卷一六七 集部二〇 别集类二〇	
卷一三二 子部四二 杂家类存目九		863
杂纂中	678	卷一六八 集部二一 别集类二一	
卷一三三 子部四三 杂家类存目一〇		872
杂纂下	683	卷一六九 集部二二 别集类二二	
卷一三四 子部四四 杂家类存目一一		880
杂编	685	卷一七〇 集部二三 别集类二三	
卷一三五 子部四五 类书类一	689	889
卷一三六 子部四六 类书类二	690	卷一七一 集部二四 别集类二四	
卷一三七 子部四七 类书类存目一		896
.....	700	卷一七二 集部二五 别集类二五	
卷一三八 子部四八 类书类存目二		902
.....	706	卷一七三 集部二六 别集类二六	
卷一三九 子部四九 类书类存目三		912
.....	711	卷一七四 集部二七 别集类存目一	
卷一四〇 子部五〇 小说家类一		919
杂事上	714	卷一七五 集部二八 别集类存目二	
卷一四一 子部五一 小说家类二		929
杂事下	721	卷一七六 集部二九 别集类存目三	
卷一四二 子部五二 小说家类三		939
异闻	727	卷一七七 集部三〇 别集类存目四	
琐语	732	948

卷一七八 集部三一 别集类存目五	958	卷一九四 集部四七 总集类存目四	1060
卷一七九 集部三二 别集类存目六	966	卷一九五 集部四八 诗文评类一	1067
卷一八〇 集部三三 别集类存目七	974	卷一九六 集部四九 诗文评类二	1074
卷一八一 集部三四 别集类存目八	980	卷一九七 集部五〇 诗文评类存目	1077
卷一八二 集部三五 别集类存目九	987	卷一九八 集部五一 词曲类一 词集上.....	1083
卷一八三 集部三六 别集类存目一〇	993	卷一九九 集部五二 词曲类二 词集下.....	1091
卷一八四 集部三七 别集类存目一一	1000	词选.....	1093
卷一八五 集部三八 别集类存目一二	1006	词话.....	1095
卷一八六 集部三九 总集类一.....	1012	词谱词韵 南北曲.....	1096
卷一八七 集部四〇 总集类二.....	1018	卷二〇〇 集部五三 词曲类存目 词集.....	1097
卷一八八 集部四一 总集类三.....	1024	词选.....	1098
卷一八九 集部四二 总集类四.....	1028	词话.....	1099
卷一九〇 集部四三 总集类五.....	1035	词谱词韵.....	1100
卷一九一 集部四四 总集类存目一	1040	南北曲 阮元附纪.....	1102
卷一九二 集部四五 总集类存目二	1045	附录 四库未收书提要.....	1103
卷一九三 集部四六 总集类存目三	1052	四库撤毁书提要.....	1119
		四库全书总目书名索引.....	1121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圣 谕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上谕

朕稽古右文，奉资治理，夙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緲，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寰宇，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飭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牘、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誉，编刻酬倡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琐说冗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簿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归还。并严飭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摺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校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辅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旨

昨据军机大臣议覆朱筠条奏，内将《永乐大典》择取撰写，各自为书一节，议请分派各馆修书翰林等官前往检查，恐责成不专，徒致岁月久稽，汗青无日。盖此书移贮年深，既多残缺，又原编体例系分韵类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难期贯串。特因当时采集甚博，其中或有古书善本，世不恒见，今就各门汇订，可以凑合成部者，亦足广名山石室之藏。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校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复原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其应如何酌定规模，即著派出去大臣详悉议奏。至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重。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尚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后，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摺括，总叙逐略，粘开卷副页石

方，用便观览。余依议。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上谕

昨据军机大臣议覆朱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摺，已降旨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等官，详定规模，酌量办理。兹检阅原书卷首序文，其言采摭搜罗，颇称浩博，请足律速四库。及核之书于中，别部区画，编韵分字，意在余多务得，不出类书窠臼，是以踴躍乖离，于体例未能允协。即如所用韵次，不依唐宋旧部，惟以《洪武正韵》为断，已觉凌杂不伦。况经训为群籍根源，乃因各韵辑录，于《易》先列《蒙卦》，于《诗》先列《大东》，于《周礼》先列《冬官》。且采用各字，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序，前后错互。甚至载入六书、篆、隶、真、草字样，搜拾米芾、赵孟頫字格，描头画角，支离无谓。至儒书之外，闕人释典、道经，于古柱下史专掌藏书守先待后之义，尤为磨衲，不合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哀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是书既遭编海，若准此以采摭所登，用广石渠金匱之藏，较为有益。著再派深于际华、袁日修为总裁官，即令通儒分校各员，悉心酌定条例，将《永乐大典》详悉校核。除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意无关典要者，亦不必再行采录外，其有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即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目录进呈，俟朕裁定，汇付刻刷。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副朕神补阙遗，嘉惠士林至意。再是书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藏役仅阅六年，今诸臣从事厘辑，更系参多取少，自当刻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谓汗青无日，仍将原定条例，即行详议增摺具奏。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刘统勋等议奏校办
《永乐大典》条例一摺奉旨

是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

现在查办《四库全书》之翰林等官，著照武英殿修书处之例，给与饭食。即交福隆安候候理。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博采遗编，汇为《四库全书》，用昭石渠美备，并以嘉惠艺林。兼据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存旧书呈献者，固属踴躍奉公，尚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藏尚多。用是广为搜罗，俾无遗佚，冀以闡微补阙。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书，详加核勘，分别刊抄，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考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深博学，汇增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仅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石文之盛。此采摭《四库全书》本指也。今外省进到之书，大小长短参差不一，既无当于编列缥緲，而业已或刻或钞，其原书又何必复留内府！且伊等将珍藏善本应诏汇交，深可嘉尚。若因此收存不发，转使欺书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于理未为公允，朕岂肯为之！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但现在各省所进书籍，已属不少，嗣后自必陆续加多，其如何分别标记，俾还本人，不致混淆遗失之处，著该总裁等妥议具奏，仍将此通谕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铃记，载明年月、姓名于书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珍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觐，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收藏勿失，以裨国帑。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功。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培、蒋曾莹、浙江吴玉璠、孙仰曾、汪汝璠，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勵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以上应赏之书，其外省各家，著该督抚、盐政派员，赴武英殿领回分给。其在京各员，即令其亲赴武英殿领回。仍将此通谕知之。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旨

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搜罗既广，体例加详，自应如此办理。第此次各省搜访书籍有多至百种以上，至六七百种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衰集收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别颁赏《古今图书集成》及初印《佩文韵府》，并择其书尤雅者，制诗亲题卷端，俾其子孙世守，以为稽古藏书者劝。今进到之书，于纂辑后，仍须发还本家。而所撰《总目》，若不载明系何人所藏，则阅者不能知其书所自来，亦无以彰各家珍异资益之善。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其官版刊刻及各处陈设书柜者，俱属内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为详细。至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抄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紊，而检査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库全书处总裁等遵照，悉心妥办，并著通谕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

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撰《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宋刘昉《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前因题《胡宿集》，见其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钞本仍存其旧。今刘昉所作，则因已身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钞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迥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必不肯为，即韩、柳、欧、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若韩愈之《送穷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拟托神灵，游戏翰墨，不过借以喻旨，并非实有其事，偶一为之，固属无害。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自明以来，通人擅长者甚多，然亦只可听其另集专行，并不登文集，况青词之尤乖典则者乎！再所进书内有似

请抄录之王质《雪山集》，内如《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书》诸篇，词旨剽切，颇当事理，竟宜付之剽颺。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所有此二书，著文该总裁等重加厘订，分别削存，用昭评鹭之允。至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帙计盈数万，所采诗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瑕录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帐记》，语多称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而全集或录存，亦不必因此以废彼。惟当于提要内阐明其故，使去取之义昭然。诸凡相类者，均可照此办理。该总裁等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

昨四库馆进呈袁集《永乐大典》散篇，内有《麟台故事》一编，为宋代制程俱撰，其详当时馆阁之制，所载典掌三馆秘书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贻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緲，蔚然称盛。第文渊阁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司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阅，虽贵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衙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例，用垂久远。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惟是剽窃流传仅什之一，而钞录储藏者，外间仍无由窥睹，岂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许溱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可，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其如何酌定章程，并著具奏以闻。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赞，并非嘉名。陈寿于蜀仅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从前世祖章帝皇帝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盖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说，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来，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

昨《四库全书》提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集余披阅，见粘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所有各签，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即官板诸书，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间藏板及坊肆翻行之本，难以概行刊入。其原书讹舛，业经订正者，外间仍无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天下也。前经降旨，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著该总裁等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雕珍板排刊流传，既不虚诸臣校勘之勤，而海内承学者得以由此研寻，凡所藏书籍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嗣据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抄”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

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在销毁之列。节经各督抚呈进，并仿馆臣详晰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流寓，均以不能死节，觊觎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言，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爱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剴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闻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二语，亲为批识云：“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可见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台奏稿》，弹劾权奸，指陈利弊，亦为无惭骨鲠。又如叶向高为当时正人，颇负重望，及再入内阁，值逆阉弄权，调停委曲，虽不能免贲贤之备，然视其《纶扉奏草》，请补阁臣疏至七十上，几于痛哭流涕，一概付之不答，其朝纲丛脞，可不闻而知也。以上诸人所言，若当时能采而用之，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又彼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籍，并当以此类推。即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而焚弃，致令湮没不彰。至黄道周另有《博物典汇》一书，不过当时经生家策科之类，然其中纪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后设谋害害，具载本末，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实大有益于明人，而彼特逞狡谋阴计，以愆报德。伏读《实录》，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师直为壮，神戈所指，肇建鸿基，实自古创业者所莫及。虽彼之臣子，亦不能变乱黑白，曲为隐讳，存其言，并可补当年纪载所未备。因命馆臣酌加节改，附载《开国方略》后，以昭征信。近复因江苏所进应诏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政失，而东观解而不救，亦足取为殷鉴。虽语疏中多有乖触字句，彼皆忠于所事，实不足罪。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俾我子孙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岂不更大？又何必亟毁其书乎？若又汇集各家诗文集，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删去。其余原书可留存，不必因一二人致累及众，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定数篇，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如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其书均不必毁，使无碍之书，原听其依旧流行，而应禁之书，自不致仍前藏匿，方为尽善。著《四库全书》总裁等，妥协查办，粘签呈览，候朕定夺，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旨

前经降旨，各省藏书家所呈书籍，于办毕后即行发还，至督抚等自购呈进之本，俱经奏请留供石渠之藏，其在京大臣官员等所进之书，亦俱请备储中秘。昨岁大学士等议定文溯阁藏书章程云“俟全书告竣后，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立架分贮”等语。朕命纂辑《四库全书》，原以嘉惠天下万世，公诸同好。今外省藏书家进呈之书，既经陆续补还，所有在京大臣等呈进书籍，亦应一体付还本家，俾其世守。若为翰林院藏副计，则各处所进书函，长短阔狭不等，分签插架，不能整齐。莫若俟《四库全书》抄录四分完竣，令照式再抄一分，贮之翰苑。既可备藏书之人入署就阅而传布词林，亦为玉堂增一佳话。其各省抚购进诸书，将来仍可汇交武英殿另行陈设收藏。将此谕令四库馆总裁等遵照办理。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旨

《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商《济南集》，其咏凤凰台一首，

有“汉御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语，于理不顺，因检查《北史·文苑传叙》，亦有“颡颥汉御，跨蹠曹丕”之句，《韵府》因而录入，均属未协。秦始皇焚书坑儒，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无道。秦后之人深恶痛绝，因而显斥其名尚不可。若曹丕躬为篡逆，称名亦宜。至汉武帝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且贤贤用能，独持纲纪，虽戮武、感溺神仙，乃其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且自古无道之君，至桀、纣而止，故有指为独夫受者。若汉之祖、灵、昏庸狂暴，遂至灭亡，亦未闻称名指斥。何于武帝转从贬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诋毁，南朝臣子称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称南朝主之名。宋之于金、元、金、元之于宋亦然。此皆局于其地之私心，虽非天下之公，尚无伤于正理。若李延寿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于中国正统之汉武帝，伊祖未尝不曾为其臣，岂应率逞笔端，罔顾名义，轻妄若此！且朕御制诗文集内，如周、程、张、朱皆称为“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韩昌黎、苏东坡诸人，或有用人论文者，亦止称其号而不名。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有是理乎？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如关帝旧谥之类，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称名之谬，岂可不为改正，以昭示方来？著交武英殿将《北史·文苑传叙》改为“汉武帝”，《韵府》内删去此条，酌为改刊。所有陈设之书，悉行改补，其《李廌集》亦一体更正，并谕四库全书馆臣等，于校刊书籍内遇有似此者，俱加签拟改，声明进呈，毋稍忽略。将此通谕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

前日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维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理。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维盛所指系虏达，何何所用其避讳耶？因命取原本阅之，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书刻于康熙年间，其谬误本无庸追究。今办理《四库全书》，应抄之本，理应斟酌妥善。在曹录草野无知，照本抄书，不足深责。而空格所系分校所填，既知填从原文，何不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分校、覆校俱系职官，岂宜失检若此！至总裁等身为大臣，于此等字面尤应留心细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替更无所辞，非他书总核记过者可比。所有此二书之外校、覆校及总裁官，俱即著交部分别议处。除此二书改正外，他书有似此者并著一体查明改正，并谕该馆臣嗣后务悉心详校，毋再轻率干咎。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旨

朕博搜载籍，特命诸臣纂辑《四库全书》，非藏三阁，又择其尤精者为《荟要》，分贮大内及御园，用昭美备。所以多选誊录，宽于限期，以期校成善本，嘉惠艺林。昨办书期届五年，将校对曹录诸人优予议叙，用示劝励。惟是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讹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既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裁重重覆勘，一书经数人手眼，不不为不，何以漫不经心，必待朕之遽览乎？若朕不加检阅，将听其其误乎？朕因《四库全书》应缮写者统计十六万八千册，卷帙浩繁，既成大事，不妨略其小节。自开馆以来，无不曲于加恩，多方鼓舞，所以体恤之者倍至。若此任意疏忽，屢训不改，长此安穷，是徒以四库书馆开幸进之阶，为终南捷径，又岂可不防微杜渐耶？前定总裁、总校、分校等，按次记过三月，查核交部议处，原不过薄示惩戒，使知愧励，乃各总裁仅请每部抽看十之一二，以图卸责。身为大臣，即不宜如此存心，乃既经抽看，而仍听其鱼目混珠，累牍连篇。

其又何辞以解饰耶？嗣后务宜痛加猛省，悉心校勘。其于去取曹录分校之际，更不宜左袒，屢乞恩准，以无负朕稽古右文之意。毋再因循干咎，将此再行严飭在馆诸臣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四库全书》馆节次汇进各省送到违碍应毁书籍，朕亲加抽阅，内如徐必达《南州草》所载奸商奸结贿欺君诸疏，俱持论不挠，极为抗直。又如萧近高疏草内载其劾大琦潘相等以矿税扰民，宋一韩被垣封事亦有劾东厂及税监李凤、梁永等害国病民诸疏，俱属详明剴切。又侯震珩《天垣疏略》，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极论，并及于沈潜之交通内臣，亦能侃侃不阿。虽其间若徐尔一之九八分疏，极口诋斥孙承宗，而于温体仁、霍维华等则曲加赞誉，是非倒置，以图荧听。此外亦不过揶揄陈言，固无足取。其余说论危言，切中彼时弊病者，实俱不断骨髓。前因明季诸臣如刘宗周、黄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督谏之迹，痛切于匡济时艰，忠寒之忱溢于简牍，已降旨将其违碍字句酌量改易，无庸销毁。因复思明自神宗以后，朝多秕政，诸臣目击国势之岌危，往往苦口极言，无所隐讳。虽其君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而遗篇俱在，凡一时度地督谏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朕以为不若择其较有关系者，别加编录，名为《明季奏疏》，勒成一书，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来，永为殷鉴。况诸臣弹劾奸奸，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实皆出自爱君体国之诚，而其姓名章疏不尽见于《明史》。朕方欲网罗幽微，又何忍令其湮没弗彰！况诸臣在胜国言事，于我国家间有干犯之语，彼自为其主，不宜深究。非若身入本朝肆为诬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现存诸疏，特触背字面量为改易选录，余仍分别删削。于办理违碍书籍，似属并行不悖。著交该总裁遴选一二人，详悉校阅，编辑增录，以次呈览，候朕鉴定。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谕

国初设官分职，不殊周官法制。及定鼎中原，参稽前代，不繁不简，最为详备。其间因革损益，名异实同。稽古唐虞，虞、夏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奋庸熙载，亮采惠畴。周则监于二代，立三公、三孤、三卿、三大夫，为丞相，为中书门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为大学士。其实官名虽异，职守无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简用得人，则虽名丞相不过承命奉行。即改称大学士，而所任非人，窃弄威福，严嵩之流，非仍名大学士者乎？盖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艰厥后，庶臣克艰厥后。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实似是而非也。至六官即今之六部，《周礼》典制繁详，要亦本于唐、虞司徒、秩宗诸职。外而督抚，自秦、汉以来，所称守牧、节度、行省，即唐、虞十二牧之遗，历朝改革，建置纷如，难以缕数。我国家文武内外官职品级，载在《大清会典》，本自秩然。至于援古证今，今之某官即前某代某官，又或古有今无，或古无今有，允宜勒定成书，昭垂永久，俾览者一目了然。现在编列《四库全书》，遣文毕集，著即派总纂、总校之纪昀、陆锡熊、陆费瑔、孙士毅等悉心校核，将本朝文武内外官职品级，与历代沿革异同之处，详谱正史，博参群籍，分晰序说，简明精审，毋冗毋遗。其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护军统领、健锐火器营、内务府并驻防将军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体详晰考证，分门别类，纂成《历代职官表》一书，由总裁覆核，陆续进呈，候朕阅定。书成后，即以此旨冠于卷首，不必请序，列入《四库全书》，刊布颁行，以昭中外一统，古今美备之盛。因首论丞相一官，余可类推。览是编者，其各顾名思义，凛然于天工人代，兢兢业业，夙夜增共，以庶几克艰无旷之义。欽此特谕。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

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所办《总目提要》，内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谕等六门，恭载列圣钦定诸书，及朕御制、御批各种，所拟殊属繁赘。从前开馆之初，曾经降旨，以《四库全书》内惟集部应以本朝御制诗文集冠首。至今经、史、子三部，仍照例编次，不必全以本朝官书为首。若于每部内又特标圣义诸名目，虽为尊崇起见，未免又多增义例。朕意如列圣御纂诸经，列于各本经诸家之前，御批《通鉴纲目》等书，列于各家编年诸书之前，《五朝圣训》、殊批诸旨、方略等书，列于诏令诸门之前，御注《道德经》，列于各家所注《道德经》之前，其他以类仿照编次，俾尊崇之义与编纂之体并行不悖。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诸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书成之日，篇幅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首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之也。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而四库书内，朕所题各书诗文，列在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开秩了然。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请《总目》，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谕等六门，业经降旨，令将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标名目，并令将卷首所录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分列御制诗文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维，《四库全书》之辑，广搜博采，汇萃群书，用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如经部《易》类，以《子夏易传》冠首，实为说《易》家最古之书，允宜升冕。若以钦定诸书列于各代之前，虽为纂修诸臣尊崇本朝起见，而于编排体例究属未协。况经、史、子、集各部内，尚有前代帝王论著，以本朝钦定各书冠之，亦未有合。在编撰诸臣，自不敢议及此。朕则笔削权衡，务求精当，使纲举目张，体裁醇备，足为万世法法，即后之好为论辨者，亦无从置议，方为尽善。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类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则体例精严，而名义亦秩然不紊，朕折衷详慎之至意。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有宋叶隆礼奉教所撰《契丹国志》，其说采摭《通鉴》等书，及诸说部书，按年叙述，抄撮成文，中间体例混淆，书法舛异，不一而足。如书既名《契丹国志》，自应以辽为主，乃卷首年谱既标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实内或称辽帝，称“国主”，岂非自乱其例！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称为胡文定公，实失君臣之体。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抵牾。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例，概分注于北辽之下？又引胡安国论断，以辽迫其父开门纳晋军之杨承勋谓“变而不失其正”，时承勋同父被晋围，患病及身，乃劝其父致被晋戮，而已受晋爵赏。夫大义灭亲，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亲，岂有灭伦背义尚得谓之“变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

右逆子而乱天经，诚所谓“胡说”也。其他乖谬种种，难以枚举。朕详加披览，经指驳者数十条。馆臣乃请撤出此部书，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昨曾著《正统辨》，论断甚明。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记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迹，如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之类，虽涉荒诞，然与《诗》《书》所载简狄吞卵，姜源履迹，复何以异！盖神话设教，古今胥然，义正如此，又何必信远而疑近乎？其余辽帝过鲁，如母后擅权诸事，足为后世鉴戒者，仍据《志》实书，一字不可易。该总裁等覆阅进呈，候朕亲定，录入《四库全书》，并将此旨书于简端，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特谕。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的谕

历代名臣奏疏，向有流传选刻之本，《四库全书》内亦经馆臣编次进呈，其中危言耸论，关系前代得失者，固可援为法戒，因思胜国去今尤近，三百年中，稔臣杰士风节伟著者，实不乏人，迨其规陈治乱，抗疏批鳞，当亦不亚汉、唐、宋、元诸臣，而奏疏未有专本，使当时纒纒纠缠忠君爱国之忧，后世无由想见，诚阙典也。即或其人品谊未醇，而其言一事，陈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时政者，亦不可以人废言。至神宗以后，诸臣奏疏内有因辽沈用兵，涉及本朝之处，彼时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阉人窃柄，权幸满朝，以致举措失当，责罚不明，其君媿疏于上，竟置国事若罔闻，遂至流寇四起，兵燹饕餮，种种秕政，指不胜屈。若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或折冲疆场，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议，剖切敷陈，说明之君果能采而用之，犹不致致亡若是之极。其事距今百十余年，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则诸人奏疏，不可不亟为辑录也。除《明史》本传外，所有钞入《四库全书》诸人文集，均当广为搜采，裒集成编，即有违碍字句，只须略为节录，仍将全文录入，不可删改。此事关系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之所以兴，敬息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警心。著派诸皇子同总师傅蒙新等为总裁，其皇孙、皇曾孙之师傅翰林等即著为纂修、校录，陆续进呈，候朕亲裁。书成后，即文武英殿刊刻，仍钞入《四库全书》，将此旨冠于简端，所有前流纪昀等选出神宗以后各奏疏，即著归入此书，按其朝代，一体编纂。特谕。欽此。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的谕

昨阅四库馆进呈书，有宋存孝编辑《回文类聚补遗》一种，内载美人八咏诗。词意婬野，有乖雅正。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无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当原本风雅，归诸丽词，所谓托兴通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台新咏》以后，唐人韩偓辈，务作绮丽之辞，为香奁体，渐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诗格更为卑下。今美人八咏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辄取俗俚鄙亵之语，曲为描写，无论诗固不工，即其编造题目，不知何所证据。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何，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著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的谕

《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富有美备，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前因卷页浩繁，中多舛错，特令总纂等复加详细校勘，俾无鲁鱼亥豕之讹。兹已厘订藏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编发藏度。该处为人文渊藪，嗜奇

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有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阙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睿黻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诸书，排印无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见。该督抚等罔恤坊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钞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至文渊阁等禁地森严，士子等固不便进内阁。但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如有情殷诵习者，亦许其就近钞录，掌院不得勒阻留难。如此方为传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互易为钞录，传之日久，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弦户诵，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欽此。

进 表

多罗质郡王臣永培等奉教编纂《四库全书》告成，谨奉表上进者。伏以天罔甄甄，书林占五纬之祥；帝镜悬光，艺苑定千秋之论。立纲维于鉴极，函列云珠；媿副述于龙驹，契昭虹玉。理符心矩，紫三古以垂谟；道叶神枢，汇九流而证圣。治资鉴古，德洽敷文。臣等诚感诚作，稽首顿首上言。

窃惟神霄九野，太清耀东壁之辉；三才成，元首扩西昆之府。文章有象，翠岭遂吐其天苞；绘画成形，白阜蒙图其地络。书传苍颉，初征翔翼之祥；兼授黄神，始贮灵兰之典。洞庭秘简，稽大禹所深藏；柱下丛编，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圣籙虽焚；汉理珠囊，遗经尚在。循生密宝，推孔鲋之承家；渴者旁求，见陈衣之奉使。蟠文以后，篇章自是滋多；麟图所储，条目于焉渐备。枕吹蓬火，夜讎《别录》之编，衣染炉香，坐校《中经》之簿。王仲宝区其流别，定新志之九条；阮孝绪撮其丛残，括旧传之五部。勅书妙画，世事展氏之困；卷楼飞仙，史载隋宫之迹。唐武德修乎天宝，细轴弥增；宋景祐推以淳熙，牙签再录。南征俘玉，元廷三馆之幅；北极营都，明远十艘之棧。莫不前征遗古，丹壶溯合璧之踪；岷发空林，青筒亘瓠斯之藁。西州片札，辨点漆于将磨；南雍残文，检穿丝于已断。竹编未朽，名认师春；瓠本犹携，稿存斑固。爬罗汗研，或得诸玉枕石函；撮拾晴窗，均给以蠟丸麻纸。精粹广胸，一箱增四匹之酬；华野互绍，三品别两厢之等。凡以穷搜放失，猎文林辨固之精；互镜暇观，立至城恩惠之训。结德典而相稽，孰履经纶；循学海以沿波，溥通道筏。然而瓠囊易罄，四千卷既写残香；鸾广弥芜，百两篇更珍夙庸。丹青失实，或贻清于王充；朱紫相淆，孰齐踪于郑玄。甚乃别风淮雨，惜奇字而偏留；或如许绿封红，雌駮文而莫悟。兰台度牒，多如删改遼经；枣板事传，遂至误尊周本。故《秘书总目》，郑夹襟复议校讎；而《文苑英华》，彭叔夏重加辨证。从未有重厘摹拓，斐华悬紫极之庭；稽古崇儒，册府辟丹囊之馆；弥纶宙合，识大识小之无遗；荣镜登闻，传信传疑之有准；金模特铸，宝墨周融，如今日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瑞席萝图，神凝松栝。播威被于十曲，响震灵夔；治文德于四溟，兆开神镜。帝躬敷咏，已越九万箴箴；臣向编摩，更竭三千宝箴。博收竹素，仍裕天祿之名；珍比琳琅，永付长编之守。乃犹寻端究委，两文绪于词源；纬地经天，探精微于义海。昭阳韶步，特输翰府之藏；永乐遗编，俯检文楼之秩。倒取诸吴兴韵海，割裂虽多，体宏于孟蜀书林；搜罗终富，操括宜穷，命刊削其调言；而掖塔珍，故比排其坠简。焦桐译断，重校百篇之罕；古墨铜斑，合铸九金之鼎。复以羽陵熏刺，或有存留；宛委藏余，不无佚漏。十行丹诏，遍征汲古之家；七录湘囊，广启献书之路。逸经断策，出自大航；杂书残籍，发从老屋。锦帆帆舵，孟家东洛之船；玉辇大飞，吴氏西商之轴。辨排玉宇，多王桀之所未闻；笋束金绳，率张华之所莫识。光明茧纸，朱题芸帙之名；蟠屈鸾章，紫认槐厅之印。红梨隔院，曹司对设于东西；

青楼霞香，品第详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连太史之河；卿月澄辉，彩接文昌之宿。总司序录，叨忆亿之华资；分顶校勘，列任宏之清秩。银袍应召，驱云路以弹冠；粉署征才，记仙郎而题柱。怀铅握槊，学官感效其一长；切线割圆，博士亦研其九术。乃别开书局，特分署于龙墀；增置抄胥，竟抽毫于虎仆。图与史并陈左右，粉本钩摹；隶与蝌兼备古今，丝痕漏扁。曹晷什伍，各隶属于写官；工辨窳良，均稽研于计簿。提纲领，董成者职总监修；补阙拾遗，覆勘者官兼详定。匕器预储于将作，粟几筠席；传餐遍给于大官，瓊糜珠箔。温炉围炭，纹凝鹤鸽之青；朗壁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砖入直，地同先率天官；莲炬分行，人到卿烟福地。琼箱缥送，全搜麟囊帷盖之余；芝殿签排，共刊木扇金华之译。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牍连篇，遂多多而益办。香霏辟恶，细书何止百城；沈渍除险，削稿宁惟两屋！譬人众香之国，目眩溢于花光；宛游群玉之峰，神愕始于宝气。岂但鸿都多士，诚闻见所未曾；实令虎兕诸儒，辨妍媸而莫决。

所赖恭承睿鉴，提玉尺以量材；仰禀天裁，握银华而鉴物。初披卷轴，共振零玕，即荷丝纶，务善完璧。吴澄《易》翼，辨颠倒乎阴阳；杨简《诗》音，斥混淆乎周礼。裨官删说，删马角之荒唐；译史传闻，摘象胥之讹异。靡章祈福，发凡于刘氏之词；语录参辨，示例于齐照之记。固已南车指路，步道岸而雷亨；北斗旋杓，探文星而度正。迨乎群书大集，品杂金沙，圣训弥彰，晶莹珠砾。涉经忌雷，黜错简于龟文；论史从公，溯编年于麟笔。立言垂体，四明之录必删；履古逐真，五柳之名宜辨。七釜三藏，沈潜释老之编；五蠹九奸，排斥申韩之术。毒深孔雀，无容校写其奇闻；巧谢破肌，未许增添其锦字。小山艳曲，削香奁脂盖之篇；金谷新词，刊酒肆歌楼之句。凡皆词臣之奏进，误点丹青；一经圣主之品题，立分黑白。至于铜签报夜，紫殿勤披；玉案开城，丹毫亲咏。五家《易》说，岐涂附辟其传灯；四代《书》笺，余绪兼详乎括地。前车后鉴，陈风雅于经筵；斜上旁行，寓春秋于世本。庐陵处士，特申借上之防；安定门人，大著尊王之义。王元杰名同蒙蔽，为云谷之重僮；洪咨夔迹类探囊，窃玉川之余沈。四箴误注，宁知颜巷之心；二佛同称，转隄厄山之量。《六经》作绘，陈风雅于经筵；《七纬》成编，知出自庄周书后。五音分配，篆文互备其形声；二史文参，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麟觚，细辨班《书》；碎腋穿连，重刊薛《史》。清流策笋，示鉴戒于东林；正统明尊，存纲常于西蜀。源浚流水，衰、宋之新例兼存；沿记汰余，班、范之讹传并订。究碑再勒，嗟搦盗而开门；权柄弥张，嗤教墨而替月。西湖游迹，殊怜野老之藏名；北使宾筵，深陋词臣之校射。宋抄仅剩，搜旧志于临安；金刻稀闻，宝遗闻于贞观。或攻或守，徒存十釜之兵谋；相胜相生，未信五行之德运。建炎政革，愧彼中兴；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格学，辨道命于天原；郢注桑书，剖源流于地理。史牍详摘，有逾阮集之情；经笈悉探，更胜曹仓之富。至于孔庭旧语，首定儒宗；蔡秘文宗，严排异说。范祖禹之《帝学》，具有渊源；曾公亮之《武经》，姑存崖略。横戈危堞，节取陈规；握策灵台，参征苏颂。算穷抄忽，《九章》研鲍浣之藏；术杂纵横，十卷稽赵襄之课。楚中隐士，互权韩、柳之评；蔡部名贤，不废吕、唐之学。屏登诸记，衍《洪范》而原非；妄议并田，托《周官》而更误。钱谦遣事，深讯首鼠于宋元；曲清旧闻，徽徽操戈于洛蜀。绝聪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辰无难，慎听韩非之说。陈思《书苑》，列笔阵而成图；马总《意林》，率词条而擢秀。黄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孙逢吉之淹通，文龙渊博。多知旧事，病歌舞之销金；一洗清谈，拔词章之误慕。《太平御览》，徒粉饰乎嘉名；《因学纪闻》，偶弹弹其迂论。晚唐小史，入厨宁取乎厄首；南宋枝谈，按鞠深探其曲笔。十七卷骚人旧制，更证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书，特赏其烟霞之气。兼推韩、杜，续来凤觞之胶；并采冯、邴，拟以棠华之句。文恭著作，先欧、尹而孤行；忠肃风裁，抗苏、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

者凡三；殉节侍郎，壮南朝者惟一。学如和叔，原不限以宗宋；诗到仪卿，乃转嫌其入墨。读书秘阁，明詹初论古之非；从宦金渊，赏仇远咏吟之癖。杨维禊取其辨统，而颂莽则当诛；刘宗周因其完忠，而吹光为可怒。凡兹独断，咸事睿裁，懿此同情，实孚公义。苞千龄而建极，道出于天；综百氏以归型，言衷诸圣。杈笔削期，事通乎春赏秋刑；紫度方圆，法本乎乾规坤矩。是以以璜悬耀，探景兔逸；鑪找先鸣，聆音麇集。解钟方警，启蕴信以展登；鹤箫严关，焚兰膏以夜继。按文计数，宁止于万七千篇；按月程功，务得夫四十五日。裁缝无迹，先成纁白之裘；传写相争，齐炙汗膏之竹。架罗黄卷，积盈有似于滌海；几拥乌皮，刊译时防其扫叶。毕升活板，浙香字是排成。曾巩官书，已见序称校上。加以《乾》行至健，七句之念典弥勤；《离》见无逸，一字之衷训恒申。梁竦练士，庚部速初写之函；云辘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迟难，数万数千，摘金根之屢误。坤原为釜，兼搜刊板之讹；辛或作羊，细检抄书之译。毫厘不漏，敢旁添待补之戈；论耻必严，罗上辨续加之罔。削除不尽，时伤以妄下雌黄；轮郭空存，常指其竟同龟白。明周纤芥，其坎曾照无遗；报乏微涓，弥觉愧心生窃。

若夫考勘校情，督课虽详，荷宠逾荣，恩惠实强。风云得路，先登或列于九官；雨露均滋，中亦亦赐以一级。柏台联句，听风律之新声；芸署题名，踵麟台之故事。墨匀蝉翅，祖帖双钩；秩纁龙纹，天书五色。猩毛覆墨，赋鱼子之华笺；龙尾雕纹，融麝煤之芳气。报喜翠管，细紫百和之香；锦段香罗，交映五明之扇。绣囊委佩，挺贻朱提；珍禽丰茸，帕裁白氈。雕盘列灯，果分西域之甘；华焰焜新，瓜胜东陵之种。自天宜赐，多非梦寐所期；无地酬恩，惟以文章为报。

周朕始末，拟勒长编；别采英华，先为缩本。曩长庚之纪岁，庆叶嵩呼；属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象。八年敬慎，把古今四库之精；两部分经，合大小二山之数。惟全书之浩博，实括群言；合众手以分修，狭逾数载。香薰三桮，方粗就而未终；阅笈云烟，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漏，初如江别为三；笔海朝宗，继乃决增以四。望洋无际，虑创始之为难；登岸有期，幸观成之可冀。较删繁之别秩，又阅两年；勒汇总之鸿裁，已盈一部。插笈分秩，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炉函，色别其赤青白黑。经崇世教，贵实征而敦虚谈；史系人心，削诬词而存公论。选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圣贤；愿十人九集之非，严汰而宁拘门户。上陪虞夏，咸把海以求珠；下采元明，各披沙而见宝。六千篋肆分圭合，延阁储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释名训义，《解经》；考异参同，近欧阳之《集古》。事稽其实，循文防误于树萱；词取其详，求益非同于买菜。人无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长；语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类。一经采录，真同鲤上龙门；附载姓名，亦使颯颯龙尾。元元本本，总归圣主之持衡；是非非非，尽扫迂儒之胶柱。至其盈箱积案，或汗漫而难寻，复以提要钩玄，期简明而易览。譬诸典撰纪事，别行小序之一篇；类乎金石成书，先列诸碑之十卷。分纲列目，见义例之有条；按籍披图，信源流之大备。水四瀛而山五岳，俾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盖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于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当其盛。叨司校录，实忝光荣。

臣等功谢藁萤，识同窳豹，钻研文字，未能脉望之通仙；延緩岁时，仅类驹通之食墨。仰蒙训示，得闻六艺之源；曲荷宽容，许假十年之限。百夫决拾，望学的而如日；一赞成山，晋书岩而幸就。欣陈宝笈，对轩轸之澄光；恭进瓊阶，同藏图之永宝。从此依模范状，若量矩而重规；因之循轨知途，益轻车而熟路。先难后易，一隅可得而反三；谋始图终，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误，八行细检朱丝；协力鳩工，万指齐磨乌玉。连锦皆散，仁看四奏天闕；迅速先期，不待六更岁管。人文成化，帝机运经纬之功；皇极敷教，王路示会归之准。颯颯云烟，岷峨乎报棣珠；方策星罗，珍贵乎金膏水碧。曰溯，曰溯，曰溯，曰溯，长流万古之江河；纪世，纪运，纪会，纪元，恒耀八寰之日月。并五经以垂训，通乎丹书绿字之先；合六事以同文，怡超于元律苍牙之上。臣

等无任瞻天仰圣，踊跃欢忭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日

皇六子多罗质郡王臣永瑋
皇八子多罗仪郡王臣永璇
皇十一子臣永理
大学士公臣阿桂
大学士臣英廉

大学士臣嵇璜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公臣福隆安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臣和坤
尚书臣梁国治
侍郎臣金简
侍郎臣董诰
侍郎臣曹文煊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开列 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

正总裁

皇六子多罗质郡王臣 永瑋
皇八子多罗仪郡王臣 永璇
皇十一子臣 永理
原任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管吏部刑部事翰林院掌院学士臣 刘统勋
原任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臣 刘纶
原任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管吏部刑部事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领阁事臣 舒赫德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管吏部事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领阁事一等诚谋英勇公臣 阿桂
原任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管户部事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领阁事世袭一等轻车都尉臣 于敏中

经筵讲官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教习庶吉士臣 英廉
原任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文渊阁领阁事臣 程景伊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领阁事臣 嵇璜
太子太保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兵部尚书兼管工部内务府总管文渊阁提举阁事一等忠勇公和硕额附臣 福隆安
太子太保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步军统领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臣 和坤
经筵讲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臣 蔡新

原任经筵讲官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臣 裘曰修
原任经筵讲官太子少傅户部尚书臣 王际华

副总裁

经筵讲官太子少傅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臣 梁国治
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臣 曹秀先
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今任工部尚书臣 刘墉
吏部侍郎今任左都御史臣 王杰
吏部侍郎臣 彭元瑞
原任经筵讲官刑部侍郎臣 钱汝诚
户部侍郎臣 金简
经筵讲官户部侍郎臣 董诰
经筵讲官户部侍郎臣 曹文煊
原任兵部侍郎臣 沈初

总阅官

经筵讲官礼部尚书兼管乐部太常寺鸿胪寺事务臣 德保

兵部尚书臣 周煊
礼部侍郎臣 庄存与
署工部侍郎臣 汪廷玑
经筵讲官吏部侍郎臣 谢墉
礼部侍郎臣 达椿
工部侍郎今任江西学政臣 胡高望
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臣 汪永錫
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今任顺天学政臣 金士松
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臣 尹壮图
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臣 李绶
宗人府府丞今任浙江学政臣 袁光霁
太常寺卿臣 倪承宽
原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 李汪度
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閣事翰林院侍讲学士今任福建学政臣 朱珪

总纂官

文渊阁直閣事兵部侍郎臣 纪昀
文渊阁直閣事大理寺卿臣 陆锡熊
太常寺少卿今任山东布政使臣 孙士毅

总校官

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閣事詹事府少詹事臣 陆费墀

翰林院提调官

日讲起居注官司经局洗马今任通政使臣 梦吉
翰林院编修臣 祝德麟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今任江南河道道臣 刘锡麒
原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臣 王仲愚
文渊阁校理翰林院编修臣 百龄
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臣 张焘
原任翰林院编修臣 宋统
翰林院编修今任礼科给事中臣 萧际第
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臣 德昌
原任翰林院编修臣 黄藻元
原任翰林院编修臣 曹燾
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讲臣 瑞保
翰林院编修臣 陈崇本
文渊阁校理翰林院检讨臣 五泰
翰林院检讨臣 运昌
原任军机处行走工部给事中臣 章宝传
军机处行走鸿胪寺卿今任江西布政使臣 冯应榴
军机处行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任贵州布政使臣 孙永清

军机处行走浙江道监察御史今任广东学政臣 史梦琦
军机处行走户部郎中臣 刘谨之
军机处行走工部郎中臣 蒋谢庭
军机处行走翰林院修撰臣 戴衢亨